

## 第九回 巧幫閒慣弄假藏底腳貧女穴中 瞎公子錯認真飽老拳丈人峰下

詞云：

桃花招，杏花邀，折得來時是柳條。任他驕，讓他刁，暗引明挑，淫魂早已銷。有名有姓何冒，無形無影誰知道。既相嘲，肯相饒，說出根苗，先經這一道。

〈梅花引〉

話說袁空要將女兒哄騙赫公子，祇得走回家商量。原來袁空的這個女兒叫做愛姐，到也還生得脣紅齒白，烏頭黑鬢，且伶牙俐齒，今年十七歲了。因袁空見兒子尚小，要招個女婿在家養老。一時不湊巧，故尚沒人來定。這愛姐既已長成，自知趣味，見父母祇管耽擱他，也就不耐煩，時常在母親面前使性兒淘氣。

這日袁空回來，見了這錠元寶，一時不捨得退還，就想出這個妙法來抵搪。這個穆氏又是個沒主意之人，聽見說要嫁與公子，想著有了這個好女婿，自然不窮了。就歡歡喜喜，並不攔阻，祇願早些成事。袁空見家中議妥，遂將這些說話，籠絡了眾人。又見眾人俱心悅誠服，依他調度行事，便滿心快活，來見公子。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就說莫知府的說話，是個兩面光鮮，不斷禍福，得了人身就走的主兒。不虧我有先見之明，豈不將一段良緣當面錯過。」赫公子聽了大喜，連忙問道：「江小姐親事，端的如何？你慣會刁難人，不肯一時說出，竟不曉得我望很餓眼將穿，你須快些說來為妙。」

袁空笑說道：「公子怎樣性急，一樁婚姻大事，也要等我慢慢的說來。我前日一到了江家，先在門上用了使費，方纔通報。老太師見我是公子遣來，便不好輕我，連忙出來接見。我一見時，先將公子門第人物，讚揚了一番，然後說出公子求婚，如何至誠，如何思慕。江太師見我說話切當人情，方笑說道：‘前日莫知府來說，止不過泛泛相求，故此未允。今你既細陳公子之賢，我心已喜。但小女嬌娃，得與公子締結絲蘿，不獨老夫有幸，實小女之福也。’我見他應允，因再三致謝。又蒙老太師留我數日，臨行付我庚帖，又囑我再三致意公子。」連忙在袖中取出庚帖。公子看見大喜道：「我說江老伯是仕路之人，豈不願結於我？也虧你說話伶俐，是我的大功臣了。」這幾個幫閒在旁，同聲交讚說：「袁空真是有功。」

袁空道：「小姐庚帖已來，公子也要卜一卜，方好定行止。」公子笑道：「從來不疑，何卜？這段姻緣是我心愛之人，祇須擇日行聘過去，娶來就是了。」忙取歷日一看道：「七月初二好日行聘，八月初三良辰結親。」袁空依允別去了。

過了兩日，就約了眾幫閒商量道：「不料公子這般性急，如今日子已近，我已尋了一個好所在，明日好嫁娶。你們須先去替我收拾，我好搬來。」眾人問道：「在那裏？」袁空道：「在紹興府城南雲門山那裏，是王御史的空花園，與江閣老家，祇離得二十多里。管園的與我相好，我已對他說明，是我嫁女兒。在赫家面前，祇說江老爺愛靜，同夫人小姐在園中避暑，就在此嫁娶。」眾人聽了大喜，連忙料理去了。

袁空又隔了兩日，果然將妻子女兒移在園中住下。自己又來分派主張行禮，真是有銀錢做事，頃刻而成。眾幫閒在公子面前攛掇禮物，必要從厚，公子又不惜銀錢，祇要好看。果然聘禮千金，彩緞百端，花紅羊酒糕果之類，真是件件齊整。因是路遠，先一日下船，連夜而行。眾幫閒俱在船中飲酒作樂。將到天明，遠遠一隻小船搖來，到了大船邊，卻是袁空。連忙上了大船，進艙對眾家人們說道：「幸而我先去說聲如今江老爺不在家中，已同夫人小姐，俱在雲門山園中避暑靜養。你們如今祇往前面小河進去，我先去報他們知道。」又如飛去了。

袁空到了園中，久已準備了許多酒席，又僱了許多鄉人伺候。不一時，一隻大座船，吹吹打打，攏近岸來。赫家家人將這些禮物搬進廳堂，袁空叫這些鄉人逐件搬了進去，與穆氏收拾。袁空就對赫家家人說道：「老太師爺微抱小恙，不便出來看聘了。」於是大吹大擂，管待眾幫閒及赫家家人，十分豐盛，俱喫得盡歡。袁空又叫鄉人在內搬出許多回聘，交與來人，然後上船而去。正是：

野花強竊麝蘭香，村女喬施美女裝。

雖然兩般同一樣，其中祇覺有商量。

赫公子等家人回來，看見許多回聘，滿心快活，眼巴巴祇等與小姐做親不題。

卻說袁愛姐見父母搬入園中，忽又是許多人服侍起來，又忽見人家送進許多禮物，俱是赤金白銀，釵環首飾，又有黃豆大的粗珠子，心中甚是貪愛。又見母親手忙足亂的收藏，正不知是何緣故。忙了一日，到了夜間，袁空關好了房門，方悄悄對女兒愛姐說道：「今日我為父的費了無限心機，方將你配了天下第一個富豪公子。」遂將始末緣由，細細告知女兒。又說道：「你如今須學些大人家的規模，明日嫁去，不可被他看輕，是你一生的受用。況且這公子，是女色上極重的，你祇是樣樣順他、奉承他，等他歡喜了，然後慢慢要他伏小。那時就曉得是假的，他也變不過臉來了。如今有了這些緞匹金銀，你要做的，祇管趁心做去。」

這愛姐忽聽見將他配了赫公子，今日這些禮物，都是他的，就喜得眉歡眼笑起來。便去開箱倒籠，將這些從來不曾看見過的綾羅緞匹，首飾金銀，細細看。想道：「這顏色要做甚麼衣服，那金子要打造甚時樣首飾。」盤算了一夜，何曾合眼。過了一兩日，袁空果然將些銀兩分散與眾幫閒，各人俱感激他。

袁空見日子已近，就去叫了幾個裁縫，連夜做衣，又去打些首飾，就討了四個丫鬟，又託人置辦了許多嫁妝，一應完備。不知不覺早又是八月初二。赫公子叫眾幫閒到江家來娶親。眾幫閒帶領僕從，並娶親人役，又到了雲門山花園門首。一時間流星火炮，吹吹打打，好不熱鬧。穆氏已將愛姐開面修眉，打扮起來，一時間就好看了許多。袁空與穆氏又傳授了許多秘訣。四個丫鬟簇擁出堂前，上了大轎，又扶入船中。袁空隨眾幫閒，上了小船而來。

到了初三黃昏左側，尚未到赫家河下，赫公子早領了樂人侯相，在那裏吹打，放火炮，鬧轟轟迎接。袁空忙先去對公子說知：「江太師爺喜靜不耐繁雜，故此不來送嫁。改日過門相見，一應事情，俱託我料理。如今新人已到，請公子迎接。」赫公子忙叫樂人僕相，俱到大船邊，迎請新人上轎。竟抬到廳前，再三喝禮，轎中請出新人，新郎新婦同著拜了天地，又拜見了夫人，又行完了許多的禮數，然後雙雙擁入洞房，揭去蓋頭。

赫公子見江小姐打扮得花一團、錦一簇，忙在燈下偷看。見小姐雖無秀媚可餐，卻丰肥壯實，

然不同。」便滿心歡喜，同飲過合盞之厄，就連忙遣開侍妾，親自與小姐脫衣除喜。愛姐也正在可受之年，祇略做些嬌羞，便不十分推辭，任憑公子摟抱登床。公子是個慣家，按摩中竅，而愛姐驚驚喜喜婉轉嬌啼，默然承受。赫公子見小姐若不能容，也就輕憐愛惜，樂事一完，兩人怡然而寢。

正是：

看明妓女名先賤，認做私窠品便低。

今日娶來臺鼎女，自然嬌美與山齊。

到了次日，新郎新婦拜廟，又拜了夫人。許多親戚慶賀，終日請人喫酒。公子日在酒色之鄉，那裏來管小姐有才無才。這袁愛姐又得了父母心傳，將公子拿倒，言聽計從，無不順從。外面有甚女家的禮數，袁空自去一一料理。及至赫公子問著江家些事情，又有眾幫閒插科打渾，彌縫過去了，故此月餘並無破綻看出。袁空暗想道：「我女兒今既與他做了貼肉夫妻，再過些時，就有差池，也不怕了。」

忽一日，赫公子在家坐久，要出去打獵散心取樂，早分付家人準備馬匹。公子上馬，家人們俱架鷹牽犬，一齊出門。祇有兩個幫閒曉得公子出獵，也跟了來。一行人眾，祇揀有鳥獸出入的所在，便一路搜尋。

一日到了餘姚地方，有一座四明山，赫公子見這山高樹木稠密，就叫家人排下圍場，大家搜尋野獸。忽見跳出一個青獐，公子連忙拈弓搭箭，早射中了。那獐負箭往對山亂跑，公子不捨，將馬一夾，隨後趕來。趕了四五里，那獐不知往那裏走去。公子獨自一人，趕尋不見，卻遠遠見一個大寺門前，站著一簇許多人。公子疑惑是眾人捉了他的獐子在內，遂縱馬趕來。忽見一個小沙彌走過，因問道：「前面圍著這許多人，莫非捉到正是我的獐麼？」那小沙彌一時見問，摸不著頭路，又聽得不十分清白，因模模糊糊答應道：「這太師老爺正姓江。」

赫公子忽聽見說是江太師，心下喫了一驚，遂連忙要將馬兜住。爭奈那馬走急了，一時收不住，早跑到寺前。已看見一個白鬚老者，同著幾個戴東坡巾的朋友，坐在那裏看山水、說閒話，忙勒轉馬來。再問人時，方知果是他的丈人。因暗想道：「我既馬跑到此，這些打圍的行徑，一定被他看見。他還要笑我新郎不在房中與他小姐作樂，卻在此深山中尋野食。但我如今若是不去見他，他又在那裏看見了；若是要去見他，又是不曾過門的新女婿。今又這般打扮，怎好相見？」因在馬上躊躇了半晌，忽又想道：「醜媳婦不得要見公婆，豈有做親月餘的新女婿，不見丈人之理？今又在此相遇，不去相見，豈不被他笑我是不知禮儀之人？轉要怪我了。」

遂下了馬，將馬繫在一株樹上，把衣服一抖，連忙趨步走到江閣老面前，深深一揖道：「小婿偶獵山中，不知岳父大人在此，有失趨避，望岳父大人恕罪。」江章正同著人觀望山色，忽見這個人走到面前，如此稱呼，心中不勝驚怪道：「我與你非親非故，素無一面，你莫非認錯了？」赫公子道：「浙中宰相王侯能有幾個，焉有差錯？小婿既蒙岳父不棄，結為姻眷，令愛蕊珠小姐，久已百兩迎歸，洞房花燭，今經彌月，正欲偕令愛小姐歸寧，少申感佩之私，不期今日草草在此相遇，殊覺不恭，還望岳父大人恕罪。」又深深一揖，低頭拱立。江章聽了大怒道：「我看你這個人，聲音洪亮，頭大面圓，衣裳有縫，行動有影，既非山精水怪，又不是喪心病狂，為何青天白日，捏造此無稽之談，殊為可惱，又殊為可笑。」

赫公子聽了著急道：「明明之事，怎說無稽？令愛蕊珠小姐，現娶在我家，久已恩若漆膠，情同魚水。今日岳丈為何不認我小婿，莫非以我小婿打獵，行藏不甚美觀，故裝腔不認麼？」江章聽了，越發大怒道：「無端狂畜，怎敢戲辱朝廷大臣！我小女正金屋藏嬌，豈肯輕事庸人，你怎敢誣言廝認，玷污清名？真乃無法無天，自尋死路之人也！」因揮眾家人道：「可快快拿住這個遊嘴光棍，送官究治！」眾家人聽見這人大言不慚，將小姐說得狼狽藉藉，盡皆怒目猙獰，欲要動手揮拳，祇礙著江章有休休容人之量，不曾開口，大家祇得忍耐。今見江章動怒叫拿，便一時十數個家人，一齊擁來，且不拿住，先用拳打腳踢，如雨點的打來。赫公子正打帳辨明，要江閣老相認，忽見管家趕來行兇，他便心中大怒道：「你這些該死的奴才，一個姑爺都不認了，我回去對小姐說了，著實處你們這些放肆大膽的奴才！」眾人見罵，越發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蝦蟆，怎敢妄想天鵝肉喫！我家小姐，肯嫁你這個醜驢？」遂一齊打將上來。原來赫公子曾學習過拳棒，一時被打急了，便丟開架子，東西招架。赫公子雖然會打，爭奈獨自一人，打退這個，那個又來。江家人見他手腳來得，一發攔住不放。

公子發怒，大嚷大罵，道：「我一個赫王侯公子，卻被你奴才們凌辱！」眾人聽見，方知他是個有名的赫癡公子。眾人手腳略慢了些，早被赫公子望著空處，一個飛腳，打倒了一個家人，便探身嚮外逃走。跑到馬前，騰身上馬，不顧性命的逃去了。江家人趕來，見他上馬，追趕不及，祇得回來稟道：「原來這人被打急了，方說出是上虞縣有名的赫癡公子。」江章聽了含怒道：「原來就是這個小畜生！」因想道：「前日託莫知府求親，我已回了，怎他今日如此狂妄？」再將他方纔這些說話，細細想去，又說得有枝有葉。心中想道：「我女孩兒好端端坐在家中，受這畜生在外輕薄造言，殊為可恨！此中必有奇怪不明之事，他方敢如此。」因叫過兩個家人來分付道：「你可到赫家左近，細細打聽了回我。」兩家人領命去了。

你道江章為何在此，原來這四明山乃第九洞天，山峰有二百八十二處，內中有芙蓉等峰，皆四面玲瓏，供人遊玩。故江章同三四大老友來此，今日被赫公子一番吵鬧，便無興賞玩。連夜回家，告知夫人小姐，大家以為笑談不題。

卻說赫家家人在山中打了許多野獸，便撤了圍網，祇不見了公子。有人看見說道：「公子射中了青獐，自己趕過山坡去了。」眾家人便一齊尋來。纔轉過山坡，卻見公子飛馬而來。眾家人歇著等候。不一時馬到面前，公子在馬上大叫道：「快些回去，快些回去！」眾家人忙將公子一看，卻見公子披頭散髮，渾身衣服扯碎，眾家人見了大驚，齊上前問道：「公子同甚麼人惹氣，弄得這般嘴臉回來？」連忙將馬頭籠住，扶公子下馬，忙將帶來的衣帽脫換。眾家人又問，公子祇叫：「快些回去，了不得，到家去細說。」眾家人俱不知為甚緣故，祇得望原路而回。

兩個幫閒一路再三細問，方知公子遇著了江閣老，認做丈人，被江閣老喝令家人凌辱，便嚇得啞口無言，不敢再問。就擔著一團干條，曉得這件事決裂，又不好私自逃走，祇得同著公子一路回家。公子一到家中，怒氣咩咩，竟往小姐房中直走。愛姐見公子進房，連忙笑臉相迎道：「公子回來了？」赫公子怒氣填胸，睜著兩眼直視道：「你可是江蕊珠小姐麼？你父親不認我做女婿，說你是假的，將我百般凌辱。你今日是真真假，快還我一個明白，好同你去對證！」說罷怒發如雷。

愛姐聽了，方曉得事情已破，今日事到其間，祇得要將父母的心訣行了。遂連忙說道：「公子差了，我父親姓袁，你是袁家的女婿，怎麼認在江家名下做女婿起來？你自己錯了，受人凌辱，怎麼回來拿我出氣？」赫公子聽了大驚道：「我娶的是江閣老的蕊珠小姐，你怎麼姓袁？你且說你的父親端的叫甚名字！」愛姐道：「我父親終日在你家走動，難道公子不認得？」公子聽了，越發大驚。

道：「我家何曾有你父親往來？不說明，我要氣死也！」

愛姐笑道：「我父親就是袁空。是你千求萬求，央人說合，我父親方應允，將我嫁了你。為何今日好端端走來尋事？」公子聽見說是袁空的女兒，就急得暴跳如雷，不勝大怒。罵道：「袁空該死的奴才，你是我奴顏婢膝門下的走狗，怎敢將你這賤人，假充了江蕊珠，來騙我千金聘物？我一個王侯公子，怎與你這賤人做夫妻，氣死我也！我如今祇打死了你這賤人，還消不得我這口惡氣！」便不由分說，趕上前，一把揪住衣服，動手就打。愛姐連忙用手架住，不慌不忙的笑說道：「公子還看往日夫妻情分，不可動粗，傷了恩愛。」公子大怒罵道：「賊潑賤！我一個王侯公子，怎肯被你玷辱？」說罷又是一拳打來，愛姐又攔住了，又笑說道：「公子不可如此，我雖然貧賤，是你娶我來的，不是我無恥勾引搭識，私進你門。況且花燭成親，拜堂見婆，親朋慶賀，一瓜一葛，同偕到老的夫妻，你還該忍耐三分。」

赫公子那裏聽他說話，祇叫打死他，連忙又是一拳打來，又被愛姐接住道：「一個人身總是父母懷胎生長，無分好醜。況且醜婦家中寶，你看我比江小姐差了那一件兒？我今五官俱足，眉目皆全，雖無窈窕輕盈，卻也有紅有白。況江小姐是深閨嬌養，未必如我知疼著熱，公子萬不可任性欺人。從來說趕人不可趕上，我與你既做了被窩中恩愛夫妻，就論不得孰貴孰賤，誰弱誰強。你今不把我看承，無情無義，我已讓過你三拳，公子若不改念，我也祇得要犯分了。」公子聽罷，越發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賤人，敢打我麼？氣死我也！」又是兜心一拳打來，早被愛姐一把接住，往下一撤，下面又將小腳一勾，公子不曾防備，早一跤跌在地板上。祇因這一跌，有分教：罵出思情，打成相識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定情人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